

思考 21 世紀的我們

讀懂《西方文明的 4 個黑盒子》這本書

圖書館資深館員 | 顧敏



西方文明的 4 個黑盒子

尼爾·弗格森著；黃中憲譯／聯經／201306／205 頁／19 公分／260 元／平裝／ISBN 9789570841831／541

一、導言

代議政體、自由市場、法治、公民社會所形成的歷史資本主義，曾是西歐、北美社會得以稱霸全球的四大支柱。如今，這四根柱子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多年前，歐洲學者從精神道德的層面，就曾預言西方會沒落，只是上世紀 90 年代初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紅旗落地，鼓舞了諸如日裔美國政治哲學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等人認為「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穩操勝券……西方社會將高唱凱歌」，並宣稱「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乃是「作為人類政體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主義普世化」。但是本書作者尼爾·弗格森在本書開宗明義的指出：如今看來，世界的面貌和此項預言的差異何其之大。

是的，西方文明究竟出了什麼毛病？如今沒落的跡象似乎在西方社會到處可見：成長緩慢、債臺高築、人口老化、反社會行為。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14 年夏天宣誓美國要繼續領導這個世界 100 年，這是黑夜吹哨，還是過度自信，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弗格森在本書中揭發近代先進國家的經濟衰退和危機根源，並指出過去數百年所逐漸發展出來的民主、資本主義、法治、公民社會所代表的政治經濟制度，已經進入建制性的敗壞和變質，情況令人憂心；本書也是作者對於西方社會不負責任、自滿時代的強力控訴。

弗格森在《西方文明的 4 個黑盒子》裡，認為代議政體、自由市場、法治、公民社會，曾是西歐、北美社會文明的四大支柱。自西元 1500 年後使西方走上稱霸全球之路的，正是這些建制的威力，而非地理或氣候上的優勢。

但如今，這些建制在精神道德面和實際作用上，受到 2001 年的 911 事件以及 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的影響，正在加速的敗壞變質，情況令人憂心。西方民主國家寅吃卯糧，把龐大債務丟

給一代、下下一代，從而破壞了不同世代間的契約關係。

西方市場遭過度複雜的管制日益扭曲，那些管制措施宣稱欲矯治弊病，其實它們本身就是自己口中一直強調的弊病。飲鳩止渴式的貨幣寬鬆政策，治絲益棼。

法治（rule of law）已變質為律師治理（rule of lawyer）。缺少金錢，便難得獲得真正的正義，公平變成口惠。公民社會已退化為非公民社會，而置身非公民社會的西方人，懶洋洋地期待國家來解決他們的所有問題。

二、本書的作者與譯者

當代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1964 年出生於蘇格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商學院經濟史學家，是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最大的歷史學者之一，曾任牛津大學、紐約大學及哈佛大學教授。專長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研究重心為經濟史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研究，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2004 年榮獲《時代》周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 100 人」之一。

弗格森的重要著作有：《紙幣與鋼鐵》、《戰爭憾事》、《羅特希爾德家族》、《帝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文明》、《金錢與權力》等。定期為世界各報章雜誌撰寫文章，並且協助第四頻道製作了 5 個極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系列：帝國、美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與最近期的文明，弗格森是一個有知識道德勇氣的學者，也是一位敢於打開西方文明黑盒子的歷史研究者。

本書譯者黃中憲與作者同年生，主要譯作有《戰後歐洲六十年》、《劍橋插圖伊斯蘭世界史》、《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帖木兒之後》、《維梅爾的帽子》、《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等譯作。黃中憲先生巧妙的將原書名 *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cs Die* 翻譯成《西方文明的 4 個黑盒子》，而不是逕取其直接意涵的「大退化建制崩解及經營絕路」，實在是一個好的考量。

三、代議政治制度的變調

西方社會引以為傲的議會制度，是一種透過定期選舉，用選票篩選政治人物的制度，以達到政治權力平均分配，和政治運作平衡前進的功能與效果。數百年前英國的「大憲章」，被認為是近代代議政治的濫觴，大憲章主要是規定了各領地的頭頭，向英王納稅的分配。如此說來，西方代議政治一開始就是和西方文明的另一支柱經濟資本所掛鉤的。理論上而言，代議制度是一種各方菁英層所組成的統治階層，在英文裡最高位階的議員稱作 member，就是「國家會員」的意思。

由國家會員所組成的民主政治統治階層，透過選舉區的分配在一定任期內，由公民投票產生。議會產生後就形成一種蜂巢式的政治組織，這蜂巢組織黏合劑就是會員們的共同利益。當大家利益一致時，便不會產生矛盾和衝突，21 世紀以來美國的經濟優勢不若往昔，導致美國國

會內部，不同黨派對於預算財政的意見大為分歧，十餘年來曾經令美國政府三度短暫無法正常運作。

再則，所謂民主政治的選舉，愈來愈需要大量的社會動員，免不了金錢的湧入也日愈龐大，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民主選舉和金權政治形成等號，這種情形反過來損害了代議政治的初衷，更談不上真正的選賢與能，本書作者在第 49 頁中引用曼德維爾的詩作「蜜蜂寓言」指出：這種蜂巢形式社會中，具有正確建制的社會（意指定期產出的議會政治結構），即使生活其中的個人行為不當，仍能繁榮壯大，使 18 世紀英格蘭成為稱霸世界的富裕強國，並非「聖經」中談的美德，而是世俗的奸惡。

2003 年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事後證明和前述英國的例子是一樣的。政治道德衰敗是政治體制崩解的最大前兆，我們能不信乎。

四、歷史資本主義擴張的極限

西方民主社會的最大動力，不是代議政治，而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必須透過市場機制，才能不斷的擴大並獲取利益，再經由利益的回饋輸送，形成下一波更大的市場能量和輕易的利益。例如 150 年前英國在中國的發動二次鴉片戰爭，就是經典的資本主義強權的野蠻擴張；英國在戰爭勝利後，更要求「五口通商」、「十三口通商」就是為了進一步擴大「資本主義」的宗旨。

1920 年代英國的大哲學家羅素本著知識份子良知，曾經直言：「我們派傳教士、商人和軍隊出去，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同樣意義的。」他的意思是指都是為「歷史資本主義」服務。歷史資本主義會運用各種不同的變貌、手段和裝飾達到擴張利益的目的。近年來，文化深度比較不足的美國政府，成天把「美國利益」放在嘴邊上，好像是天經地義似的。

美國自從美國／墨西哥戰爭結束後，趁著一次、二次世界大戰之便，迅速透過資本主義的發達，成為全世界的超級強國。韓戰、越戰、兩次波灣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從側面而言，是經由軍事手段去促進歷史資本主義的成就。另外，1974 年及 1978 年的 2 次能源危機，以及 1997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和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的貨幣寬鬆政策，更是運用貨幣和金融的手段，去維繫資本主義超級強國的地位。

資本必須要靠著不停的運作，才能不斷的擴張並獲取利益。1990 年開始的全球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以及隨後的世界貿易組織 WTO 帶動了全球化的市場開放及擴大，同時帶給「資本主義」一次最大的爆發機遇。但是，物極必反，也正因為全球化 25 年後，各國債臺高築，尤其排名債臺第 1 名的日本，負債率超過其 GDP 的 3 倍，各國國內的貧富差距呈現歷史新高。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似到了盡頭。

除非，人類能夠開拓地球以外的新市場，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已經走到頂點。歷史告訴我們，資本不可收拾或資本泡沫時，社會秩序必須重新洗牌。

五、法律與法治之間

法律是為人類共同相處而設定。現代人愈來愈聰明，法律也愈訂愈細。因為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標，職是之故許多人游走法律邊緣，也有些人故意規避法律。

此外，法律的立法精神、法律條文和法律解釋之間，也有相當的空間和彈性。法律當然是必須的，法律與法治之間更必須組合成一個體系。根據英國前首席大法官賓漢（Tom Bingham）在 2010 年指出，評價法律體系，約可以有如下的 7 項標準：

1. 法律必須能為人所用且盡可能易懂、清楚、可預測；
2. 法定權利與責任的問題一般可運用法律解決，而非靠行使法院斟酌權來解決；
3. 土地法應平等適用於所有人，除非客觀差異（例如心智失能）表明必須差別對待；
4. 部長與各層級的政府官員行使權力時，必須真誠、公正、符合授予他們權力的目的，不可逾越這類權力的權限；
5. 法律必須充分保護基本人權；
6. 必須為當事人所無力解決的民事糾紛提供解決之道，同時不能要求令人望而卻步的費用，或不得過度延宕；
7. 國家提供的判決程序應該公正。

現代人除了傳統的刑事、民事之外，食衣住行等等均和法律有關，法律的細節多如牛毛，任何法律當事人遇上法律衝突問題時，必須委請專科專業的律師代為處理。目前，在西方的實際狀況往往從法治 by law，變成律師至上 by lawyer。美國有名的湯普森殺妻案，便是律師至上的代表作。法律當然不能只為富人服務，也不能無意間保護那些奸巧之徒。

六、公民社會與非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社會階級的氣孔，也是一種比較寬鬆的意見交流平臺，例如扶輪社、獅子會都是一般性的協會組織，也是公民社會的典型例子。公民社會扮演著菁英與普羅之間的迴旋空間，公民社會不是烏托邦，而是忙中有序的社會力量。

各種協會學會 Association，更是公民社會的代表。在許多專業領域中，例如牙醫師、圖書館員、律師、教師等所組成的協會，往往又成為「該項專業」的真正專業代言人，形成正式政府治理部門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分配的補充力量。

二戰之後的智庫（think tank），更是尊容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於一爐的公民社會，往往對於政府部門的中長程政策，或戰略規劃，以及危機處理提供了具體意見和建議。

從志工到智庫，公民社會在資本主義之下，也愈來愈變成非公民社會，脫離了原先相對良知、美德、博愛。近年由於經濟不振的因素，公民社會也開始萎縮，例如美國男子保齡球聯盟的會員比例，下降了七成三。扶輪社、獅子會在美國也呈現式微的徵兆。西方文明近年來明顯出現了成長緩慢、債臺高築、人口老化、反社會行為的現象。2 年前佔領華爾街的行為便是反社會現象的代表作。

七、西方文明留給人類的危機

在歷史資本主義之下，西方文明在地球上風光了 500 年，資本主義不斷擴張，以及刺激市場消費的長期結果，在公元 1960 年代首次出現了人類的危機，那時的人類危機分為 5 大項，亦即：1. 人口暴增（1960 年 40 億人口；2014 年 70 億人口）；2. 糧食不足；3. 能源缺乏；4. 廢棄物污染；5. 核子戰爭。

55 年後的 2014 年，在西方文明主導下的人類社會，非但沒有解決 1960 年代的 5 大危機，反而累積了更多的全人類危機，在數十項的危機中，可以歸納為下列 10 大類的當代文明危機：1. 基改糧食與食品安全；2. 能源與自然資源；3. 空氣、水、土壤污染；4. 生化核武及遙控武器；5. 毒品與藥物；6. 金融炒作、商業財務不負責；7. 網路犯罪及監聽；8. 生態平衡；9. 社會制度及倫理價值；10. 種族文化歧視不平等。

本書作者弗格森以大退化（The Great Degeneration）來描述當前西方文明的困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八、結語

做為一位現代的研究者，作者在主要章節引用了大量的數據資料，佐證他對於西方文明在建制方面崩解的看法。對於西方文明的未來發展，弗格森並未提出任何的方向，他用了一種莞爾的自況手法來處理：多麼希望回到 1989 年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對於西方文明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大獲全勝的那種美好感覺與描述之中。

25 年來歷史的發展，卻和福山的預期背道而馳。弗格森講出了真話，但是他未能像他的前輩英國歷史學者湯恩比那樣的睿智和道德勇氣，提出人類文明的願景。湯恩比在 1967 年時曾向日本學者說出：解決人類 21 世紀的問題，必須借助於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東亞文化和佛教精神。湯恩比不是無的放矢，他深知 1960 年代人類的 5 大危機若再延續數十年，必然益形嚴重，也愈加難以解除，人類危機需要真正的全球治理，更需要互相容忍與真誠合作，惟有大歷史學者湯恩比的藥方，才能帶來療癒的希望。

註：本文係撰者在 2014 年 6 月 6 日應外交部、8 月 19 日應國家文官學院之邀，兩次新書導讀會的內容，綜合編寫而成。